

舌尖上的高考

□董运生(重庆)

转眼间,距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已二十年了。

近两年的高考前夕,老同学俊伍常会和我通个电话,聊聊最近的工作、生活状况,谈着谈着,我们总会聊到我们参加的两次高考。俊伍是我的高中同学,唯一一个从高一到高四同窗了四年的铁哥们。

俊伍老家在罗坪,离学校大概有十几里路。第一次高考那年,他父亲高考前一天来学校看他,中午吃饭时把我也一起拉上了。读高中时,我们虽然偶尔也会在周末到街上打打牙祭,但一般都是四块钱一碗的烩面,其他的饭菜只有望而却步的份。要知道,那时候县城的出租车,也不过才两块钱起步。花四五块钱下一次小馆子,在当时那也绝对算是奢侈的了。

那天的午饭是在古城路一家人满为患的小菜馆吃的,三个人点了四个扣碗。老家的扣碗用的是老土碗,打底的是水发过的干红薯梗或干龙爪菜,放上葱姜大料,架上大火几屉放在一起蒸。吃饭时,俊伍的父亲还郑重地问了我们一句,古时候上战场前都要喝酒,我们要不要一人来上一瓶啤酒。我和俊伍矜持了一下,说第二天要考试就不喝了。老叔点了点头说,不喝也好,考试结束了到家里喝。那是我高中四年里第一次下馆子吃扣碗,所以至今还记得颇为清晰。

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不言而喻的,农

村父母对孩子的关心是朴素的。如今,不少父母会在高考时准备相对清淡的饮食,但我们参加高考时老家的生活水平还相对较低,在学校难得到几次荤腥。缺啥补啥,在高考前夕,再没有什么比扣碗更能满足孩子的现实需求了。二十年过去了,回想起第一次高考,除了不太理想的分数和一气之下撕了的通知单,还有那至今回味起来仍颇为解馋难忘的土扣碗。

那年高考,我勉强考了个二本高校的教育专业,俊伍则好像是二本线左右。过了大半个暑假,我和俊伍都去了复读班,同去的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,复读班的气氛压抑沉闷。没过一周,我还是回家粘上撕破的录取通知书,坐着绿皮火车上学去了。

九月的大学校园里人声鼎沸,在因殷墟而出名的这座小城里,我显得无所事事,常坐在教学楼外的阶梯上看天空飞过的飞机。看了几天的飞机后,我作出了一个至今想来都颇为果断的决定,收拾行李打道回府。再进复读班时,俊伍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了一句:“兄弟,你还是回来了。”

复读那一年是辛苦的,除了迎战堆积如山的试卷,还要克服内心的焦虑,好在有俊伍这个好兄弟,可以一起说说笑笑,偶尔还会在周末出去上上网、喝点小酒。复读的那一年特别漫长,好不容易才又熬

到了来年高考。

高考前一天,俊伍的父亲再次来学校看我们,照例中午又请我们俩吃饭。吃饭时,俊伍父亲对我们说:“娃儿们,今天吃饺子吧,今年不吃扣碗了。”俊伍和我笑了笑说,还是去吃扣碗吧,扣碗吃着才过瘾。在老家,有“上马饺子下马面”的说法,兴在做大事或出远门前吃顿饺子以求有好的结果;吃扣碗则不吉利,说某个人“吃扣碗”有办事办砸的意思。俊伍和我骨子里都有着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,都不相信一年的挑灯夜战能砸到一碗扣碗手里。俊伍父亲依了我们,在问我们要不要喝点什么的时候,我和俊伍异口同声地说:“一人来一瓶啤酒!”酒壮英雄胆也好,酒壮怂人胆也罢,第二次高考,我和俊伍都没再“吃扣碗”,我以全县前五的成绩考上了那所心仪的大学,俊伍则拿到了一所二本师范的录取通知书。

二十年过去了,我和俊伍都当了老师,偶尔也会在考试前,和学生们讲讲我们当年的故事,来减轻他们的压力。此刻,窗外不远处的山上,有布谷鸟在频频喊着“割谷打谷”的口号。千里之外的豫西南老家,正是收割小麦的时节。蚕老一时,麦熟一晌,高考又何尝不是如此。高考一天天地近了,愿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都能轻装上阵、正常发挥,收获成长与成功的喜悦。

邻家有个高考生

□李仙云(江苏)

欣儿是我邻居家的小女孩,我十八年前搬到这个小区时,欣儿才刚刚出生,她从小就乖巧懂事,看着她像小树苗一样一天天长大,出落得亭亭玉立,我很是喜欢。

欣儿三岁时,父母离异,她被判给了爸爸,她从小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童年时,她常与我儿子一起垒积木,听我为他们讲《格林童话》,每每讲到白雪公主,她就眼眸噙泪。两个孩子从小便亲如兄妹,欣儿最喜欢我为她梳西瓜辫,我儿子则极喜欢穿欣儿奶奶为他织的纯棉线袜。其实,在我们一家人心里,俨然已把欣儿当成了自家孩子。

欣儿眼下正面临高考,有时我书写作到深夜,总能看到欣儿的房间还亮着灯,那暗夜的一缕光晕,常让我在心中赞叹孩子的刻苦努力。奶奶更是变换着花样给欣儿做可口的饭菜。有天深夜,奶奶进去给欣儿送牛奶,发现孩子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奶奶心疼无比,我也在心中慨叹,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“长征”。

周末清晨,欣儿轻轻叩响我的房门,怯生生地问:“阿姨,您这会有时间吗?我好紧张,想和您聊聊。”我立刻把她拉进屋,又从厨房剥了两只蜜枣粽子递给她,“这个趁热赶紧吃,不能拒绝哦,咱讨个好彩头,高考吃粽,必定高中。”欣儿一边心事重重地轻呷慢嚼着,一边听我给她叮嘱高考作文的注意事项:审题要精准,不能着急忙慌,一定要紧扣主题展开思路。

儿子也以“过来人”的口吻给欣儿“指点迷津”,其实高考真不像想象的那么难,关键是考人的心态,你若能镇定自若,战略上藐视,战术上重视,就当是平时写作业,以一颗平常心对待,那你考的效果肯定差不到哪里去。清灵秀气的欣儿,稍倾就被我们母子俩说得愁容散去,一脸微笑地道谢离开了。

“妈,高考这没有硝烟的战争,最磨砺和考验人的意志,别看我开导妹妹说得满嘴跑火车的,那年我坐在考场上,握笔的手都在颤抖。”其实,面对这处于人生重大转折的大考,谁又敢小觑,唯有把对欣儿的满腔爱怜,化作真心祝福,愿孩子临阵不乱,考出佳绩。



高考是跨越山海的桥梁

□杨力(四川)

如果时光能倒回去40多年,父亲依然会为当年的高考而激动。

1977年,父亲已经在一所乡村小学当了好几年的民办教师。当那年父亲从新闻中获知国家将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,继而在乡镇广播站的转播中得到印证时,父亲沉寂已久的雄心一下被点燃了。父亲摩挲着几近翻烂的课本庄重地对新婚的妻子说,他要去参加。

1977年的高考已是冬天,父亲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恶补知识,加之平时有自学和读书的习惯,自信地走进了当年的高考考场,虽然最后考取的只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,但在父亲眼里,他已经是当年全国570万考生中受到眷顾的一名幸运儿。

父亲师范毕业后,被分回故乡当上了中学的“娃娃头”,环境变了,他工作的地方是县上最好的学校,但他却一刻不敢懈怠。他一边坚持教学,一边坚持自学,不但取得了本科文凭,还逐渐成了学科带头人。

父亲热爱本职工作,更热爱他的学生,特别愿意帮助一些农村困难学生。曾经有一名学生,生活俭朴,学习刻苦,但就是比较自卑,遇到困难容易焦虑,有段时间因为高考前的摸底考试连连掉分,就怀疑自己不是读大学的料。父亲就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她交流,高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,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改变某一个人的命运而设置,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,用学有所获,用知识的

力量去改变国家,通过高考见证奋斗,创造未来,这正是个体、家庭与时代赋予高考的意义。而且,高考也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,一旦失利,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努力,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信心,丢掉希望。一句话,高考对每个人都都很重要,但也绝不是人生的全部。

父亲的这名学生最后考上了师范学院,毕业后成了父亲的同事。许多时候,这位年轻的老师都以父亲为榜样,用父亲当年的话去引导同学们正确认识和面对高考,高考既是压力,也是机遇。一个人,既要有改变命运的雄心和抱负,又要有面对现实的坦然与自信。

父亲教书育人,桃李芬芳,其中有许多人通过高考这道门槛,成为了有用之材,也有高考失利后不气不馁迎头赶上的例子。父亲有一个学生,高考失利后走进技工学校,学成后做了精密焊工,通过师傅的传帮带和勤奋自学,最后成了成绩卓然的工匠。每次见面,父亲都夸他是人生考场的胜利者。

从1977年到2024年,高考走过了47个年头,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民大事之一。如今,已退休多年的父亲一谈起高考依然很激动。在他眼里,高考是跨越山海的桥梁,无数人到达了彼岸。也有无数人换一种方式到达了彼岸,而不管哪种方式,只要曾经努力,希望不灭,他们就是人生的赢家,都是飞速发展的中国的建设者和见证者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